

恒曰雖未知為何事而見其書啓誠極驚駭不可不更為徃問也李殷相曰聞
李惟泰亦已歸鄉不可不追及傳諭也 上從之○ 上又下御札於時烈懇
問決歸之由仍令史官傳諭時烈對曰竊聞人謂臣事 殿下無專一之心此
人臣之極罪也何敢容息於覆載之間 殿下再遣承旨手札挽行而愈怪臣
之必去故臣不得已略言於承旨傳諭時今又遣史官 下詢臣終不敢不言
翌日備局諸臣引見時 上謂領議政鄭太和曰近日事何如耶太和曰昨臣
不見史官回 啓未曉其故大司諫鄭知和曰不可不查得實狀也仍與執義
李垕並請慰諭時烈○ 上謂承旨曰李惟泰處傳諭禮官入來耶所答云何
吳挺緯曰新授加資及其兄之擢拜邑宰皆是異數若不還收決難入去云矣
○ 己亥夜巽方坤方有氣如火光○ 命賜王子大臣原任六卿判尹及迎勅時
六承旨貂皮各二令北使所持來也○ 辛丑夜流星出畢星入天園星上曉土
星入氐星○ 執義李垕上疏縷縷請留宋時烈之行 上優答之○ 壬寅夜有
氣遍滿城中若霧良久乃散○ 癸卯自卯至午日暉○ 延陽府院君李時白上
劄略曰不幸流言橫加於儒臣終至不安其位念及於此不覺氣短自 上連
降懲惻之教以示必致之誠則時烈進退與未出之時有異豈忍孤我 聖明